

最難忘你們

拆開淑然寄來的信，上面寫著 2I、0120 幾個英數字，這是淑然在獄中的單位、級數與刑號。經過福利員、場舍服務員、場舍文書、教區科員、教區服務員.....等九個關卡，確認信封裡沒有夾帶違禁品、且是具名¹的收信人後，才終於蓋上「開拆不閱覽」的檢查章、寄到珍珠家園的宣教士手中。

六張六百字稿紙，盛滿了十歲才第一次開口講話的淑然對前半生的自述。她還記得那天阿嬤興奮地帶著全家為她慶祝，因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為排行第六的阿淑是個啞巴。

可惜小女兒的奇蹟仍然挽救不了父母的感情，尤其三叔侵吞部分祖產後，已從老家嘉義水上鄉搬離到民雄鄉開中藥房的爸媽連店都不再開了，一家人四散。

淑然的大哥到台中沙鹿去開創事業，二姊到台北南勢角開美容院；剛上國一的淑然常抱回零分的鴨蛋考卷，不愛念書的她逃學還被爸爸發現，抓回家舉椅子罰跪，於是國一都還沒畢業就乾脆北上投靠二姊當美髮學徒。

學徒生活很辛苦，每天提水、洗毛巾、洗衣服，工時十二小時；春節前更是因為附近軍警眷村的媽媽們都來打理頭髮而忙到沒時間吃飯。二姊嫁給外省人後領養了一個小孩，從此淑然又多了幫忙帶孩子的工作。

直到二姊夫跑船死在海上後，二姊帶著小孩改嫁一位董事長，阿淑才終於卸下褓姆的工作。

董事長夫人不必再做家庭美容院，但當學徒三年多的淑然忙到只學會洗頭，還沒本事承接下來一間店，於是只能到處應徵美髮助理。

在求職過程中，淑然認識了一位學音樂的朋友，結果淑然跟他出遊後被帶到一處草堆，遭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共六人輪姦。

淑然沒敢告訴二姊，離開台北傷心地到台中沙鹿投靠大哥，她什麼都沒說，默默在大哥家附近找到一份美髮助理的工作。淑然正值青春，即使買個宵夜都有男孩上前搭訕，兩人互換電話聊了一段時日，約會時發生關係，等到身體感到不舒服時，醫生說她已懷有身孕。

大哥起初不同意這門未婚懷孕的婚事，直到四處賣棉被維生的夫家拿出六萬聘

¹ 例如不能寫「宣教士」，必須是「迪真宣教士」。

金表示誠意，才答應對方以兩台車將淑然迎娶過門。隔年生下白胖的孩子後，淑然不僅擁有自己的美容院，先生也開了間香雞城，一家幸福。

可惜先生後來處處留情，還帶一位在茶室認識的女人回家，有時甚至要求三人同床。先生為了小三也曾三次對淑然動粗，最後在大哥的作主下，讓逃回娘家的淑然辦離婚，當時小孩才五歲，現在都已是而立之年了。

不打擾大哥一家生活的淑然北上後，每天穿著禮服在延平北路的理容院上班。那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刻，大老闆們貿易訂單接不完，只要車子從外縣市經過中興橋進入台北市，延平北路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因此除了知名的酒家，延平北路也有很多理容院，每間都有三七仔²（皮條客）叫客，生意非常好。只是榮景不長，或許是因為國道一號開通後分散了車流，理容院隨之一間一間關店了。

討生活的淑然轉戰宜蘭羅東的理容院，理髮只是幌子，客人來這裡是為了享受唱歌與按摩的服務，淑然就是專門負責按摩的小姐。

理容院老闆有一票互稱師兄弟的朋友，其中一位計程車司機看上淑然，自願天天接送她上下班，兩人也談起戀愛。

司機男友說他想買預售屋，平常跟著老闆娘標會存錢的淑然標下其中一會、拿到四十萬、剛好繳頭期款，男友也成了淑然的第二任丈夫，一同負擔後續的貸款。

但淑然發現，司機不過是男友的一個短暫工作，心性不定的他，一年可以換二十四個頭家。

房子還在蓋時，淑然就在日本三姊的邀請下前往探親，並在二度前往時，決定留在日本做著廚房裡的工作，一待就是四年。在日本期間，淑然接到先生過世的消息，並通知她，先生有交代他那一部份的房屋產權要過給親戚，請淑然交出印章辦手續。淑然雖然人是回來台灣了，但並沒有照做，「還好沒有寄，到時什麼多沒有。」即使是用寫信的，淑然也帶著台灣國語的口音。

在舊時客人的介紹下，從日本回台的淑然來到萬華租屋，她很感謝房東身旁的一位姊姊願意先借錢讓她把房間租下來，才能開始在西昌街攬客從事性交易，「沒有老闆，都是自由班」，社會上稱這行業的人為流鶯。

淑然曾聽同業姊妹說萬華的錢很好賺，確實，只要上工，每天至少都能有一兩

² 台語音讀, sam-tshit-á。為男女雙方媒介色情，拉攏不正當關係的牽合者；因為與妓女三七分帳，故有此稱呼。

千的收入。只是客人「五花八色」，什麼情況都有，甚至很多都是有太太的人卻依然來找她們買春；而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是酒醉客人，不講理、愛鬧事又難伺候，還可能拿不到錢，「所以我們姊妹要做好的客人，要先拿錢才能做。」

除此之外，還要盡量是認識的客人。淑然就曾經在拉客時被便衣警察抓，第一次罰一千五百元，累進到第三次就罰了六千元，得不償失。

但在街頭拉客也不全然都是這麼心驚膽跳的場面，有時她會遇到來傳福音的珍珠家園宣教士阿真。淑然原本是信日本的宗教，其他姊妹也都不願相信基督教，但「阿真一直鼓勵我信耶穌得永生，我就慢慢相信。」

當然也遇過好客人，一位在附近銀行上班的客人很喜歡淑然，常來捧場之外，每一次結束後還會邀請淑然出去約會，這位客人後來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

丈夫婚後並沒有要求淑然放棄原本的工作，雖然對於她與客人做愛感到不是滋味，但會令他暴怒動粗的，卻是淑然與姊妹們打麻將。婚姻維持三年多，兩人就離婚了。從第三段婚姻逃脫的淑然說，那時她感到好輕鬆。

先生動手肯定不對，但或許在銀行上班的他是看出了淑然身邊姊妹的不懷好意，因為就連淑然自己都感嘆「交的朋友沒有一個是好的。」其中兩位姊妹聯手騙她的錢後落跑，使得她欠下了銀行卡債、地下錢莊，還有兩家保險的信貸，她強調：「都有還啦！」只是賺的收入跟不上利滾利的速度。

淑然請土地代書處理掉羅東的房子，扣掉稅金後有一百三十萬，加上領回美容工會的勞保金三十萬，依然不夠支付欠債。

此時同樣在萬華上班的姊妹介紹淑然一個到泰國賺錢的短期工作，她先請淑然和另一位不認識的同行女生一起拍相片辦護照，兩個人並開心地冶裝。當和另外五人在機場集合時，每人都領到一萬二千五百元的泰銖，到泰國後有吃有玩，還到清邁看人妖秀，每件事都是領頭的這位姊妹包辦，甚麼都不用操心。

唯一要配合的是最後一天，每個人都必須換上特大件的衣服，然後上下半身各黏了一大包的物品，領頭的姊妹說這是金牛角粉，要託她們帶回台灣，老闆還大放送，讓一行七人都搭頭等艙。

這麼輕鬆的工作一直到過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的安檢時，海關人員將他們攔下帶進小房間，不知情的大家才知道那一包包的「金牛角粉」其實全是毒品。七個人全部被送進看守所，關了六個月後，每人以三萬元交保候傳。

出了看守所後的淑然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選擇，只能回到萬華繼續做老本行，一直到三年後的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入監服刑。

淑然在監獄裡每天抄聖經，她說，「我在裡面一『只』在想，當初不要貪心，就不會走上這條不歸路。」

她很後悔在萬華待了快十五年，到頭來卻是一身空，沒有盡到做母親的責任，也沒有留下任何值錢的物品給三段婚姻所生下的三個小孩。

「我實在很自責，我不知用什麼來彌補我的過錯，我很希望能有上帝的安排，讓我早日回去好好的做人，也讓我跟我的孩子好好的過日子，那該有多好。」

淑然說，假釋之後她還要回萬華，但「絕對不走萬華上班，只會去珍珠家園上課。」珍珠家園與一些非營利機構是淑然對萬華這個地方唯一的收穫與安慰，「我最難忘你們，還有社工、日日春（協會）……」

夢中，耶穌三次去看顧淑然；現實中，珍珠家園的宣教士們每年也會去台中監獄探視她兩三次。但疫情期間為防堵病毒，並避免家屬南來北往增加染疫風險，監獄停辦了面對面懇親，改以擴大電懇模式、延長通話時間。

淑然在稿紙上告訴宣教士們，她提出了電懇的申請，希望她的孩子中秋節能跟她以電話聯繫。

其實我們不知道她的孩子們是不是會打這通電話，但她特別在六張稿紙之外另加一張白紙紅線的傳統信紙，上面寫著：「我到了 112 年也是國歷 23 年 3 月才能辦假釋，請你們有空跟我的孩子聯絡……我沒有朋友，只有你們還有我的家人……我也希望與我三個寶貝聯絡是否平安健康，上帝愛你們。」

